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儒林外史

随文注音注释

畅达高效阅读



吴敬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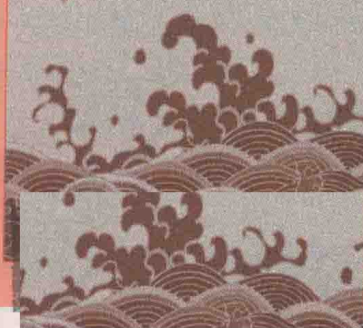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吴敬梓 著 朱晶 注释

儒林外史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 / (清) 吴敬梓著 ; 朱晶注释.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6

(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名著无障碍阅读)

ISBN 978-7-5391-6616-2

I. ①儒… II. ①吴… ②朱…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1574号

儒林外史

吴敬梓 / 著 朱晶 / 注释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23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48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616-2

定 价 30.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25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前言】

朱 晶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又自号秦淮寓客，晚年称文木先生、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吴敬梓熟读经史，博涉百家，14岁随父宦游，18岁考中秀才。23岁父病故。几年屡试不第及族人肆意侵掠祖遗财产，使他宁静和谐的心态被打破，由愤世嫉俗转而悖礼放达，自此“田庐卖尽，乡里传为子弟戒”。33岁离乡迁居南京，从此告别科举。生活拮据，以藏书易米，冬日苦寒，呼朋引类，绕城步行，谓之“暖足”。家境逆转，世态炎凉，使他对社会现实和下层人民的疾苦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孤高耿介的吴敬梓呕心沥血十余载，约于1749年完成传世之作《儒林外史》。

顾名思义，《儒林外史》描写的是“儒林”之“外史”。就是说，《儒林外史》不同于体现官方意志、掩盖弊端、粉饰太平的正史，而是记正史之不书，写名不见经传的众生相；也不同民间流行的荒诞不经的稗官野史，其主旨是“写世间真事”，穷极文人情态，针砭时弊，讽喻世人。《儒林外史》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明代，人物的神情心态却是清朝的。吴敬梓托明写清，以功名利禄为中心，描摹形形色色儒林文士的性格与命运，展现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俗画卷。

《儒林外史》出现的人物三百有余，重要人物五六十个，笔涉社会各个阶层。就儒林士流而言，主要写了三类四种人：迂儒、“名士”、贤人和奇人。

迂儒，是小说刻画得最成功的一组人物。这些八股迷，以举业为命根子，笃信礼教，皓首穷经，穷困潦倒，至死不悟。作者对他们的迂腐，进行了尖刻的讽刺和嘲笑，同时也怀有一定的同情。范进，从二十岁应考，一直考到胡子白了还是个童生，受尽亲戚邻里的歧视和侮辱。五十四岁意外中举，闻讯发疯，挨了岳父胡屠夫一巴掌方复常态，范进老母竟因此喜极而歿。苦读寒士王玉辉，当了三十年秀才，自称“迂拙”，不求闻达，家贫无隔夜之粮，却不停地修写“礼”、“字”、“乡约”三部书。他愚而不伪，甚至“呆”到鼓励女儿自戕殉夫，尔后又“悲悼女儿，凄凄惶惶”，成了牺牲品而不觉，实在活得卑微而可怜。周进、马二先生等也都是这类痴迷于八股举业的迂

儒形象。

“名士”，是作者否定和抨击的儒非儒、士非士的一些虚伪、丑恶的人物。作为中国古代特定的知识阶层，《礼记》称名士为“有名而不士者”，《史记》、《汉书》谓之“有名而未仕者”，到魏晋以后则凡得“名”早于获官者，亦称“名仕”。《儒林外史》所揭露并针砭的是无聊或无耻的假名士。被誉为“江南第一能员”的南昌太守王惠，笔头写的是一套，当官干的是另一套，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奉为“真言”，衙门里“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响个不停。他贪财又贪生，保命应变而投降宁王。后来儿子千里寻亲，他拒而不认，未敢反乡献丑，终于“削发披缁去了”。原为“田舍郎”的匡超人，读不起书，就杀猪磨豆腐养家。学做小生意时八股梦未破，待到跟“斗方名士”景兰江之流厮混，随潘三干地下生意，“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势利见识来”。潘三入牢，他反倒讲起“做臣子的道理”，避之唯恐不及。也正是靠着这种品性，他被“知县”举荐，也不过只得到国子监教授的位置。杜慎卿、景兰江、严贡生以及五河县的乡绅都是如此道貌岸然却又昧了良心的孽种。

贤人和奇人，是吴敬梓肯定与赞赏的人物，是他叛逆精神与民主思想的具象化。“浑雅”的虞博士、“恬淡”的庄征君、正儒迟衡山、儒侠萧云仙等皆属于“道行则士，道不行则隐”的贤人。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修齐治平”的儒学思想，又融之以道家的功成身退、佛家的淡泊随缘的人生方略。他们不渴求功名富贵，企图以重修泰伯祠的礼乐之类改善世道人心，结果于事无补，“风流云散”，落得个自己抑郁难伸。奇人王冕的寄情山林、杜少卿的离经叛道，当然是作者更自由的寄托，小说末尾出现的市井“四客”，“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向往“天不收，地不管”的快活日子，已经崭露与封建主义相抵抗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头角。

贤人与奇人的区别在于：贤人以泰然、安详消解政治人生的虚妄或鄙陋，名利与操守两不误，“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追求现世的闲适；而奇人为保守而拒仕，选择厚置薄身、超脱高洁的退隐之路。在实际生活中，真正的贤人和奇人十分稀少，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儒林外史》对于这些人物的描摹，揉进了若干理想的因素，由于时代和作者思想的局限，他们不可能找到推动社会更新、改变知识分子命运的历史道路。全书人物出场，奇人王冕打头亮相，继而迂儒“名士”、贤人周旋于一片颓风瘴气之间，最后以泰伯祠的凋敝、奇人“弹一曲高山流水”收束，首尾呼应，使小说特别是后半部笼罩在沉郁苍凉的调子之中。



与吴敬梓同代的闲斋老人当时就指出,《儒林外史》的品位高于明代的“四大奇书”。鲁迅评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评价最高的是《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茅盾甚至认为,《儒林外史》是与现代小说观念最接近的古代小说。

《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隐藏起来,运用简洁质朴的白话语言,把小说形象生动自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客观呈现的白描手法,是《儒林外史》对古典小说叙事形态的一大超越,极大地强化了古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不仅人物描写如此,在环境景物描写上,吴敬梓也摒弃了说书体小说写景状物骈丽化的俗套,创造了白描的范例。如芜湖江景、秦淮夜色、泰伯祠前后变化等,无不信手拈来,即为精彩点染。吴敬梓的过人之处,不止写景细腻、鲜活,富于层次感,还善于把景物环境与人物心绪相融汇,使之成为人物心理和行为的有力映衬。

其次,《儒林外史》以写实方法讥讽世态人心,虽然行文不乏对比、夸张甚至荒诞,而情节的展开又是冷静、平实,极具分寸感,不时穿插若干谐趣细笔,从中引发的却是酸涩与悲凉。周进受

辱、范进中举、马二先生痴迷举业的刻画莫不如此。吴敬梓在讽刺艺术上最大的成就，就是塑造了严监生这个守财奴的典型。这也是《儒林外史》对世界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个集中了人类弱点同时又浸透了民族劣根性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典型，完全能够与莎士比亚的夏洛克、莫里哀的阿巴公、巴尔扎克的葛朗台等举世闻名的吝啬鬼形象比肩。

《儒林外史》的结构特点是，全书无主线、无贯彻始终的中心人物，以连环的情节构成儒林士流的风俗长卷。这种连环结构，其优点是行文灵活多变，由于吴敬梓功力深湛，“集诸碎锦”，“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但也透露了小说从短篇向长篇转型的痕迹。缺乏贯彻始终的主干，终究要影响情节的完整性和内在联系，人物形象的历史厚度也会削弱，所以，“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可以看作《儒林外史》艺术上的不足。



【目 录】

第 一 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一
第 二 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七
第 三 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一三
第 四 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二〇
第 五 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二五
第 六 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三一
第 七 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三七
第 八 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四三
第 九 回	娄公子捐金赅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四八
第 十 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五四
第 十 一 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五九
第 十 二 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六五
第 十 三 回	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七一
第 十 四 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七七
第 十 五 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八二
第 十 六 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八七
第 十 七 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九三
第 十 八 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九七
第 十 九 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一〇三
第 二 十 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一〇九
第 二 十 一 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一一四
第 二 十 二 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一一九
第 二 十 三 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一二五
第 二 十 四 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一三〇
第 二 十 五 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一三六
第 二 十 六 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一四一
第 二 十 七 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一四六
第 二 十 八 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一五〇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一五六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一六〇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一六六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一七二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一七七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一八三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一八八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一九三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一九八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二〇四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二〇九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二一四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二二〇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二二五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二三〇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二三五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二四〇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	二四五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二五〇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二五五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二六〇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二六四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二六八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二七二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二七八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二八二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二八八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二九三
附	《儒林外史》主要人物介绍		二九七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也是个老生常谈，不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它，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jiáo）。自古及今，哪一个看得破的！

虽然如此说，元朝末年，也曾出了一个嵌崎磊落（本指山势险峻，喻人品高超不凡。嵌，qīn）的人。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jǐ）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针线活），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

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元末画家，诗人，史上实有其人。书中人物为文学形象，与历史有别）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啊，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只因你父亲亡后，我一个寡妇人家，只有出去的，没有进来的，年岁不好，柴米又贵，这几件旧衣服和些旧家伙当了当了、卖的卖了，只靠着我替人家做些针指生活寻来的钱，如何供得你读书？如今没奈何，把你雇在间壁（隔壁。间，jiàn）人家放牛，每月可以得他几钱银子，你又有现成饭吃，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说的是。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

当夜商议定了。第二日，母亲同他到间壁秦老家。秦老留着他母子两个吃了早饭，牵出一条水牛来交与王冕，指着门外道：“就在我这大门过去两箭之地（古人以弓箭射程度量距离，一箭之地约为一百二三十步），便是七泖（mǎo）湖，湖边一带绿草，各家的牛都在那里打睡。又有几十棵合抱的垂杨树，十分阴凉，牛要渴了，就在湖边上饮水。小哥，你只在这一带玩耍，不必远去。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只是百事勤谨些，休嫌怠慢。”

他母亲谢了要回家去，王冕送出门来。母亲替他理理衣服，口里说道：“你在此须要小心，休惹人说不是；早出晚归，免我悬望。”王冕应诺，母亲含着两眼眼泪去了。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到黄昏，回家跟着母亲歇宿。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每日点心钱，他也不买了吃，聚到一两个月，便偷个空走到村学堂里，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卖书，文具的小贩），就买几本旧书。日逐（逐日，每天）把牛拴了，坐在柳阴树下看。

弹指（弹动指头，喻时间过得快）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哪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正存想间，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旧时指卖苦力、干粗活的人。夯，hāng），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铺了，食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戴



方巾（方形软帽，后垂二带，一般有秀才资格方可佩戴），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一种斜领大袖、四周镶边的便服，也叫直身、道袍。裰，duō），两人穿元色直裰，都有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

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指元末明初人危素，明初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后遭贬。老先生，明清人对内阁九卿的尊称）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对知府、知县的尊称）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哪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任午年考中的举人。明清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乡试，考中者称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弟子。科举考试及第者对主考官自称“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接受别人好处时说的客气话），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拜见尊长。谒，yè）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

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

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没，mo。花卉的一种国画画法。不用勾勒轮廓，直接用颜色或水墨染绘）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了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

一日，正和秦老坐着，只见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头戴瓦棱帽（明清人常戴的一种帽子，形如瓦楞），身穿青布衣服。秦老迎接，叙礼坐下。这人姓翟，是诸暨县一个头役（衙门里级别高的差人），又是买办（官府中负责采购兼办杂务的差役）。因秦老的儿子秦大汉拜在他名下，叫他干爷，所以时常下乡来看亲家。秦老慌忙叫儿子烹茶、杀鸡、煮肉款留（诚恳地挽留）他，就要王冕相陪。

彼此道过姓名，那翟买办道：“这位王相公，可就是会画没骨花的么？”秦老道：“便是了。亲家，你怎得知道？”翟买办道：“县里人哪个不晓得！因前日本县老爷吩咐，要画二十四幅花卉册页送上司，此事交在我身上。我闻有王相公的大名，故此一径（直接，专程）来寻亲家。今日有缘，遇着王相公，是必费心大笔画一画。在下半个月后下乡来取。老爷少不得还有几两润笔（对写字、作画酬劳的钱物）的银子，一并送来。”

秦老在旁，着实撺掇（cuān duo，从旁鼓动而促成）。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幅花卉，都题了诗在上面。翟头役禀过了本官，那知县时仁发出二十四两银子来。翟买办扣克了十二两，只拿十二两银子送与王冕，将册页取去。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危素，作候问之礼。危素受了礼物，只把这本册页看了又看，爱玩不忍释手。次日，备了一席酒，请时知县来家致谢。

当下寒暄（原指冬与夏，此指见面时互道冷暖的应酬语）已毕，酒过数巡，危素道：“前日承老父台（对地方的尊称）所惠册页花卉，还是古人的呢，还是现在人画的？”时知县不敢隐瞒，便道：“这就是门生治下一个乡下农民，叫做王冕，年纪也不甚大，想是才学画几笔，难入老师的法眼（佛教用，法眼能洞见真相。这里借指高深的鉴赏力）。”危素叹道：“我学生（学求生计）出门久了，故乡有如此贤士，竟坐（徒然）不知，可为惭愧。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不知老父台可以约他来此相会一会么？”时知县道：“这个何难，门生出去，即遣人相约。他听见老师相爱，自然喜出望外了。”

说罢辞了危素，回到衙门，差翟买办持个侍生帖子（以待生名义的邀请文书，含有尊贤之意）去约王冕。

翟买办飞奔下乡，到秦老家，邀王冕过来，一五一十向他说了。王冕笑道：“却是起^动（烦劳。敬语。）头翁（对头役的尊称。），上复县主老爷，说王冕乃一介农夫，不敢求见。这尊帖也不敢领。”翟买办变了脸道：“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况这件事原是我照顾你的，不然老爷如何得知你会画花？论理，见过老爷，还该重重的谢我一谢才是！如何走到这里，茶也不见你一杯，却是推三阻四，不肯去见，是何道理？叫我如何去回复得老爷！难道老爷一县之主，叫不动一个百姓么？”

王冕道：“头翁，你有所不知。假如我为了事，老爷拿票子传我，我怎敢不去？如今将帖来请，原是不逼迫我的意思了，我不愿去，老爷也可以相谅。”翟买办道：“你这都说的是什么话！票子传着倒要去，帖子请着倒不去，这不是不识抬举了？”秦老劝道：“王相公，也罢；老爷拿帖子请你，自然是好意，你同亲家去走一回吧。自古道‘灭门的知县’（民谚“灭门刺史，破家县令”。语见《西墅杂记》。意谓官吏能使被管下的小民家破人亡。），你和他拗（ào）些什么？”

王冕道：“秦老爹，头翁不知，你是听见我说过的，不见那段干木、泄柳的故事（段干木，战国时人，魏文侯请他做官，他跳墙而逃。泄柳，春秋时人，鲁穆公要见他，他闭门不见。两人都是远避权贵的隐士。）么？我是不愿去的。”翟买办道：“你这是难题目与我做，叫拿什么话去回老爷？”秦老道：“这个果然也是两难。若要去时，王相公又不肯；若要去不去，亲家又难回话。我如今倒有一法：亲家回县里，不要说王相公不肯，只说他抱病在家，不能就来，一两日间好了就到。”翟买办道：“害病，就要取四邻的甘结（出具给官府担保字据。）！”

彼此争论了一番，秦老整治晚饭与他吃了，又暗叫了王冕出去问母亲秤了三钱二分银子，送与翟买办做差钱，方才应诺去了，回复知县。知县心里想道：“这小厮哪里害什么病！想是翟家这奴才，走下乡狐假虎威，着实吓了他一场。他从来不曾见过官府的人，害怕不敢来了。老师既把这个人托我，我若不把他就叫了来见老师，也惹得老师笑我做事疲软。我不如竟自己下乡去拜他。他看见赏他脸面，断不是难为他的意思，自然大着胆见我；我就便带了他来见老师，却不是办事勤敏？”又想道：“一个堂堂县令屈尊去拜一个乡民，惹得衙役们笑话。”又想道：“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一篇。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什么做不得！”

当下定了主意。次早，传齐轿夫，也不用全副执事（旧时供官员使唤的人员。），只带八个红黑帽夜役军牢，翟买办扶着轿子，一直下乡来。乡里人听见锣响，一个个扶老携幼，挨挤了看。轿子来到王冕门首，只见七八间草屋，一扇白板门紧紧关着。翟买办抢上几步忙去敲门。敲了一会，里面一个婆婆拄着拐杖出来说道：“不在家了。从清早晨牵牛出去饮水，尚未回来。”翟买办道：“老爷亲自在家里传你家儿子说话，怎的慢条斯理！快快说在哪里，我好去传！”那婆婆道：“其实不在家了，不知在哪里。”说毕，关着门进去了。

说话之间，知县轿子已到。翟买办跪在轿前禀（bǐng，下对上报告。）道：“小的传王冕，不在家里。请老爷龙驾到公馆里略坐一坐，小的再去传。”扶着轿子，过王冕屋后来。屋后横七竖八几棱窄田埂，远远的一面大塘，塘边都栽满了榆树、桑树。塘边那一望无际的几顷田地，又有一座山，虽不甚大，却青葱，树木堆满山上。约有一里多路，彼此叫呼，还听得见。知县正走着，远远的有个牧童，倒骑水牯牛，从山嘴边转了过来。翟买办赶将上去，问道：“秦小二汉，你看见你隔壁的王老大牵了牛在哪里饮水哩？”小二道：“王大叔么？他在二十里路外王家集亲家家吃酒去了。这牛就是他的，

央及我替他赶了来家。”

翟买办如此这般禀了知县。知县变着脸道：“既然如此，不必进公馆了！即回衙门去吧！”时知县此时心中十分恼怒，本要立即差人拿了王冕来责惩一番，又想恐怕危老师说他暴躁，且忍口气回去，慢慢向老师说明此人不中抬举，再处置他也不迟。知县去了。

王冕并不曾远行，即时走了来家。秦老过来抱怨他道：“你方才也太执意了。他是一县之主，你怎的这样怠慢他？”王冕道：“老爹请坐，我告诉你。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权势），在这里虐待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相与（结交）他？但他这一番回去，必定向危素说；危素老羞变怒，恐要和我计较起来。我如今辞别老爹，收拾行李到别处去躲避几时。只是母亲在家，放心不下。”

母亲道：“我儿，你历年卖诗卖画，我也积聚下三五十两银子，柴米不愁没有。我虽年老，又无疾病，你自放心出去躲避些时不妨。你又不曾犯罪，难道官府来拿你的母亲去不成？”秦老道：“这也说得有理。况你埋没在这乡村镇上，虽有才学，谁人是识得你的？此番到大邦去处，或者走出些遇合（相遇投合的人或事，指交好运）来也不可。你尊堂（对他人的母亲的尊称）家下大小事故，一切都在我老汉身上，替你扶持便了。”

王冕拜谢了秦老，秦老又走回家去，取了些酒肴来替王冕送行，吃了半夜酒回去。次日五更，王冕起来收拾行李，吃了早饭，恰好秦老也到。王冕拜辞了母亲，又拜了秦老两拜，母子洒泪分手。王冕穿上麻鞋，背上行李。秦老手提一个小白灯笼，直送出村口，洒泪而别。秦老手拿灯笼，站着看着他走，走的望不着了，方才回去。

王冕一路风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这山东虽是近北省分，这会城（省城）却也人物富庶，房舍稠密。王冕到了此处，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也画两张没骨的花卉贴在那里，卖与过往的人。每日问卜卖画，倒也挤个不开。

弹指间，过了半年光景。济南府里有几个俗财主，也爱王冕的画，时常要买；又自己不来，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叫，闹得王冕不得安稳。王冕心不耐烦，就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含着讥刺。也怕从此有口舌，正思量搬移一个地方。那日清早，才坐在那里，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箩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lán lǚ，衣服穿得破烂）。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也有坐在地上就化钱的，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田庐房舍尽行漂没；这是些逃荒的百姓，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

王冕见此光景，过意不去，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迷信的说法。古人认为黄河不往东流而改道北流，是世事失常的征兆），我还在这里做什么！”将些散碎银子收拾好了，拴束行李，仍旧回家。入了浙江境，才打听得危素已还朝了，时知县也升任去了，因此放心回家，拜见母亲。看见母亲康健如常，心中欢喜。母亲又向他说秦老许多好处。他慌忙打开行李，取出一匹茧绸，一包耿饼（柿饼，山东菏泽耿庄产品最有名，故称），拿过去拜谢了秦老。秦老又备酒与他洗尘。自此，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

又过了六年，母亲老病卧床。王冕百方延（邀请）医调治，总不见效。一日，母亲吩咐王冕道：“我眼见得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

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

王冕哭着应诺。他母亲奄奄一息，归天去了。王冕^{擗踊}（pǐ yǒng，捶胸顿足，悲伤至极的样子）哀号，哭得那邻舍之人无不落泪。又亏秦老一力帮衬，制备衣衾（qīn，被子）棺槨（棺材和外棺。槨，guō）。王冕负土成坟（背负泥土为亡母造坟。典出西晋名士山涛事迹），三年^{苦块}（苦，shān。苦即草垫，块即土块。服丧期间睡草垫、枕土块，以示哀痛），不必细说。

到了服闋（服丧期满。闋，què，终了）之后，不过一年有余，天下就大乱了。方国珍据了浙江，张士诚据了苏州，陈友谅据了湖广，都是些草寇的英雄。只有^{太祖皇帝}（即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起兵滁阳，得了金陵，立为吴王，乃是王者之师；提兵破了方国珍，号令全浙，乡村镇市，并无骚扰。

一日，日中时分，王冕正从母亲坟上拜扫回来，只见十几骑马竟投他村里来。为头一人，头戴武巾，身穿团花战袍，白净面皮，三绺（zǐ）髭须，真有龙凤之表。那人到门首下了马，向王冕施礼道：“^{动问}（请问）一声，哪里是王冕先生家？”王冕道：“小人王冕，这里便是寒舍。”那人喜道：“如此甚妙，特来晋謁。”

吩咐从人都下了马，屯在外边，把马都系在湖边柳树上。那人独和王冕携手进到屋里，分宾主施礼坐下。王冕道：“不敢拜问尊官尊姓大名？因甚降临这乡僻所在？”那人道：“我姓朱，先在江南起兵，号滁阳王，而今据有金陵，称为吴王的便是。因平方国珍到此，特来拜访先生。”王冕道：“乡民肉眼不识，原来就是王爷。但乡民一介愚人，怎敢劳王爷贵步？”吴王道：“孤是一个粗卤汉子，今得见先生儒者气像，不觉功利之见顿消。孤在江南，即慕大名。今来拜访，要先生指示：浙人久反之后，何以能服其心？”王冕道：“大王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

吴王叹息，点头称善。两人促膝谈到日暮。那些从者都带有干粮。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面饼，炒了一盘韭菜，自捧出来陪着。吴王吃了，称谢教诲，上马去了。这日，秦老进城回来，问及此事。王冕也不曾说就是吴王，只说是军中一个将官，向（往）年在山东相识的，故此来看我一看。说着就罢了。

不数年间，吴王削平祸乱，^{定鼎应天}（鼎，相传大禹铸九鼎，后成为国家的象征；应天，即今南京。指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天下一统，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乡村人各各安居乐业。到了洪武四年，秦老又进城来，回来向王冕道：“危老爷已自问了罪，发在和州去了。我带了一本^{邸抄}（也作邸钞、邸报。地方在京师设邸，邸中传抄诏令、奏章等，报告诸藩。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报纸）来与你看。”

王冕接过来看，才晓得危素归降之后，妄自尊大，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大怒，发往和州守^{余阙}（元代安庆守将，与陈友谅作战亡故，被视为忠臣）墓去了。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与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文，文章学业；行，品行；出，从政；处，chǔ，退隐。指古代文人的处世准则）都看得轻了。”

说着，天色晚了下来。此时正是初夏，天时乍热。秦老在打麦场上放下一张桌子，两人小饮。须臾，东方月上，照耀得如同万顷玻璃一般。那些眠鸥宿鹭，^{阒然}（寂静。阒，qù）无声。王冕左手

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古人常将天文星相与人事相比附。贯索星象征牢狱，文昌星星象征文运。贯索侵犯文昌，预示文人有灾），一代文人有厄！”

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得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吓得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当夜收拾家伙，各自歇息。自此以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明初设最高地方行政机构为“承宣布政使司”，主官叫“布政使”，负责一省行政；明中叶后，以巡抚为一省行政长官，布政使便成为巡抚属下负责民政和财政的官员），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初时不在意里，后来渐渐说得多了，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

半年之后，朝廷果然遣一官员，捧着诏书，带领许多人，将着彩缎表里（衣料），来到秦老门首，见秦老八十多岁，须鬓皓然，手扶拄杖。

那官与他施礼，秦老让到草堂坐下。那官问道：“王冕先生就在这庄上么？而今皇恩授他咨议参军之职，下官特地捧诏而来。”秦老道：“他虽是这里人，只是久矣不知去向了。”

秦老献过了茶，领那官员走到王冕家。推开了门，见蛛网（xiāo shāo，蜘蛛，代指蛛网）满室，蓬蒿满径，知是果然去得久了。那官咨嗟（zī jiē，叹息）叹息了一回，仍旧捧诏回旨去了。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是年，秦老亦寿终于家。

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所以表白一番。这不过是个楔子，下面还有正文。

第二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话说山东兗（yǎn）州府汶上县有个乡村，叫做薛家集。这集上有百十来人家，都是务农为业。村口一个观音庵，殿宇三间之外，另还有十几间空房子，后门临着水次（水边）。这庵是十方的香火，只得一个和尚住。集上人家，凡有公事就在这庵里来同议。

那时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新年正月初八日，集上人约齐了都到庵里来议闹龙灯之事。到了早饭时候，为头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在殿上拜了佛。和尚走来与诸位见节（拜节，拜年），都还过了礼。申祥甫发作（发脾气，申斥）和尚道：“和尚，你新年新岁，也该把菩萨面前香烛点勤些！阿弥陀佛！受了十方的钱钞，也要消受（受用得起）。”又叫：“诸位都来看看，这琉璃灯内，只得半琉璃油！”指着内中一个穿齐整些的老翁，说道：“不论别人，只这一位苟老爹，三十晚里还送了五十斤油与你，白白给你炒菜吃，全不敬佛！”

和尚陪着小心，等他发作过了，拿一把铅壶，撮了一把苦丁茶叶，倒满了水，在火上燎（liǎo）

得滚热，送与众位吃。苟老爹先开口道：“今年龙灯上庙，我们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申祥甫道：“且住，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

正说着，外边走进一个人来，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棱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人姓夏，乃薛家集上旧年新参（cān，选派）的总甲（明清赋役制度，百十户为一里，又分十甲；总甲负责一里之内的捐税、劳役事物，一般由富户担任）。

夏总甲坐在上席，先吩咐和尚道：“和尚，把我的驴牵在后园槽上，卸了鞍子，将些草喂得饱饱的。我议完了事，还要到县门口黄老爹家吃年酒去哩！”吩咐过了和尚，把腿跷起一只来，自己拿拳头在腰上只管捶。捶着说道：“俺如今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想这新年大节，老爷衙门里，三班六房（旧时衙门的吏役组织。三班，指快、壮、皂，办事者为差役；六房，指吏、户、礼、兵、刑、工，办事者为书办），哪一位不送帖子来。我怎好不去贺节？每日骑着这个驴，上县下乡，跑得昏头晕脑。打紧（关键、紧急时刻）又被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个前失，把我跌了下来，跌得腰膀生疼！”

申祥甫道：“新年初三，我备了个豆腐饭邀请亲家，想是有事不得来了。”夏总甲道：“你还说哩，从新年这七八日，何曾得一个闲？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还吃不退。就像今日请我的黄老爹，他就是老爷面前站得起来的班头。他抬举我，我若不到，不惹他怪？”申祥甫道：“西班牙老爹，我听见说，他从年里头就是老爷差出去了。他家又无兄弟、儿子，却是谁做主人？”夏总甲道：“你又知道了。今日的酒，是快班李老爹请，李老爹家房子褊窄（狭小。褊，biǎn），所以把席摆在黄老爹家大厅上。”

说了半日，才讲到龙灯上。夏总甲道：“这样事，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烦管了。从前年年是我做头，众人写了功德（为敬佛、敬神而愿付的捐款），赖着不拿出来，不知累俺赔了多少。况今年老爷衙门里，头班、二班、西班、快班，家家都兴龙灯，我料想看个不了，哪得工夫来看乡里这条把灯（条把，一条半条。言其灯少）？但你们说了一场，我也少不得搭个份子（fèn zǐ，分担的钱），任凭你们哪一位做头。像这苟老爹，田地广，粮食又多，叫他多出些；你们各家照份子派，这事就舞（方言，搞、闹）起来了。”

众人不敢违拗，当下捺着姓苟的出了一半，其余众户也派了，共二两银子，写在纸上。和尚捧出茶盘——云片糕、红枣，和些瓜子、豆腐干、栗子、杂色糖，摆了两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茶来。申祥甫又说：“孩子大了，今年要请一个先生。就是这观音庵里做个学堂。”众人道：“俺们也有好几家孩子要上学。只这申老爹的令郎，就是夏老爹的令婿；夏老爹时刻有县主老爷的牌票（上级委派下级办事的指令），也要人认得字。只是这个先生，须是要城里去请才好。”夏总甲道：“先生倒有一个。你道是谁？就是咱衙门里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姓周，官名叫做周进，年纪六十多岁，前任老爷取过他个头名（县级童试第一名），却还不曾中过学（童生经院试考中秀才，称进学。说“中过学”是不懂科举的信口乱说，含讽刺意思）。顾老相公请他在家三个年头，他家顾小舍人（对宦家子弟的尊称。舍，shè）去年就中了学，和咱镇上梅三相（三相公的略称）一齐中的。那日从学里师爷家迎了回来，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红绸，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大吹大打，来到家门口。俺合衙门的人都拦着街递酒。落后（落，là。方言，后来）请将周先生来，顾老相公亲自奉他三杯，尊在首席。点了一本戏，是梁灏八十岁中状元（书载宋人梁灏中状元已82岁，累官至翰林学士，有杂剧《梁状元不伏老》。状元，科举殿试第一名。灏，hào）的故事。顾老相公为这戏，心里还不大喜欢，落后戏文内唱到梁灏的学生却是十七八岁就中了状元，顾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儿子发兆（讨吉利），方才喜了。你们